

讀書偶識

讀書偶識三

鄒叔子遺書之

新化鄒漢勛叔績

毛詩疏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又曰雉高一丈長二丈春秋公羊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毛詩故訓傳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公羊注取韓詩說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呂版長八尺接五版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鄭箋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引鄭駁異義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蔡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呂左氏說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乎定可知矣杜氏春秋左傳注曰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過百雉漢勛謹案侯伯城方五里里三百步是徑千五百步也六尺爲步千五百步共得九千尺爲九百丈自築求積

得方百丈者八十一大都三之一得方百丈者二十七
中五之一得方百丈者十六有畸小九之一得方百丈
者九方百丈者二十七開平方每面長五百一十九丈
有畸周禮說堵長一丈公羊韓氏皆曰五堵爲雉則雉
長五丈也五百一十九丈有畸爲百有三雉四堵有畸
傳云不過百雉是祇五百丈也稍不及三分之一言三
之一者舉大數言所差無多也又曰里計之三里實九
百步九百步實五千四百尺卽五百四十丈是百雉之
城近三里孟子曰三里之城蓋謂大都也三里亦舉成

數言若是則公羊韓氏五堵爲雉毛氏及周禮說一丈爲版一堵長丈之文不差而鄭三丈爲雉版長六尺杜三丈爲雉雉三堵之說皆誤算所由誤者呂三五九皆減徑不減積故所算大都三實小都九之數猥改雉之度量非矣王愆期注公羊欲呂五堵之五爲三之誤皆依違不思之故予更呂凡商之中都當取雉之整數爲八十雉小都六十雉呂丈計則大五百中四百小三百也毛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謂是案五版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其說是何休接算之

非矣韓詩說八尺爲版版有長短雖異無害也要曰毛氏爲正或曰周禮攷工記九雉七雉五雉咸曰雉之高計古者一雉之牆長五丈高二丈共爲版百曰高計高曰長計長周禮說云雉高一丈長二丈當爲傳寫之譌若祇高一丈何不卽曰堵計乃取雉哉祇長二丈與左傳不合故知文誤也或其原文是二堵爲雉本繁算之說者誤會而接算因云高一丈長二丈也

召南素絲五總毛傳總數也箋疏不詳總爲何數漢助謹案說文紕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紕布謂

之總綬組謂之首又布之八十縷爲稷史記孝景本紀
令徒隸七縷布注縷八十縷也與升相倡七升布用五

百六十縷總稷縷二字音同則總卽縷也西京雜記鄒

長倩鄒廣前引與公孫弘書曰五絲爲緇倍緇爲升倍

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縷倍縷爲緼縷實八十絲則

縷本縷數絲數亦同之也傳訓純亦爲數總既爲絲數

則純必組長短之數惜未聞也說文緯十縷爲緼卽長

短所由起續漢志凡先合單紡爲系四系爲扶五扶爲

首五首爲文文采謂之圭此卽說文所引漢律縷組

謂之首者也徐鍇云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糸五忽也
首從糸起總從絲起今單糸八忽雙絲十六忽

禮縗衣黃裏士士黃裳雜裳可也易黃裳元吉古人多
曰黃爲裏及裳綠衣之詩殆不曰正閒見意毛傳云綠
閒色黃正色者廣釋色之所由分非謂正色宜爲衣閒
色宜爲裏爲裳夏小正傳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
者衣之玉藻絞衣以裼之鄭注絞蒼黃之閒色說文綠
帛青黃色玉篇絞綠色未嫁者衣也集韻何交切校絞
絞蓋一字殆卽今之凍綠色也妾上僭卽所謂嬖人州

吁之母也嬖人非姪娣乃御婢之屬僮年供驅使于宮中故衣未嫁之綠衣莊公好之故必荀爲之裏爲之裳如下士之服漸有位號于宮中也雖有位號不可衣綠而逼姪娣故曰上僭也

水水之詩當是懿公之亂衛女爲其夫人者所作亦言夫人之儔也何曰知之蓋有四證焉王伯厚曰禹貢洧水東流爲泲地理志東郡臨邑縣有泲廟又寰宇記一泲溝杜曹州冤胸縣北七十里泲與大泲溝皆近曹則二水皆曹水也王伯厚又曰隋志邢州內邱縣南

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則干言二山皆近邢舊說涕禰自衛來所經之地干言適衛所經之地二處一杜衛東一杜衛北道甚不便詳推詩意首章戀彼諸姬聊與之謀諸姬謂諸媵謀謀救衛也意欲使二媵各返其父母之邦勸之出師也曹邢皆姬姓二媵蓋曹邢之女二章謀曹女也三章謀邢女也如此則于地理合證一也還車言邁鄭康成曰還車者嫁時棄來今思棄已歸若易爲使媵返國勸之出師還其請師之車于訓故尤順證二也古者行必祖祖

必餞餞而後出宿大雅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是也惟
軍事秘未受命不知所向既受命急君命遂行則出宿
而後祖餞也出宿祖餞而後行不爲遲留者出車詩出
車而後裝載可曰裝載即可曰祖餞也此詩先出宿而
後餞若易之爲勸出師之辭于禮爲合證三也肥泉衛
舊都也漕戴公所廬衛舊都爲狄所滅故思之卽永歎
漕戴公所杜故思之不置若僅爲思本國第曰肥泉足
矣泉水出于其爲女所尻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漕益之
以其滕之民是其亦救衛也

注謂其爲
衛邑恐非此于事合證四

也本此四證爲之說曰泉其水淇衛水諸姬媵衛曹邢
皆姬姓謀救衛也沛汭曹二水宿而後餞軍事欲請師
于曹而曹爲之出師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曹姬言
不可歸也問問可歸不諸姑姑也伯姊姪之伯姊蓋曰
二姪媵姑據幼者爲言也干言邢二山載脂載輦請師
者脂輦也肥泉衛舊都歎歎其滅須漕戴公廬駕言出
游不得歸也又攷沛水名汭亦水名今呼泥水二水合
于今柏鄉縣干山言山杜今唐山縣毛傳干言所適國
郊也柏鄉杜北漢房子縣地也唐山杜南春秋晉之柏

人邑也干言爲其郊洧爾始其國都于時始爲房國房
堯後也須楚漕堂四邑相近括地志楚邱滑州衛南縣
白馬故城杜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
記曰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水經注白馬津之東南有白
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又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
層峙狀舊城也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脩整西去白
馬津可三十里許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卽
開山圖之白馬山也亭上舊置涼城縣治此又濮渠東
北徑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東爲陽清湖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
師敗逋澤北有壇陵城亦謂之大陵城澤水徑桃城南
而東注于濮濮渠又東徑蒲城北又東徑韋城南絕馳
道東徑長垣縣故城北縣東有祭城濮渠徑其北又東
徑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曹也今案故白馬津當杜今
滑縣北二十里許隋唐之衛南縣杜今滑縣之東六十
里卽楚邱也其西南二十四里卽漕邑杜今滑縣東南
二十里須邑當杜今滑縣之東南堂卽陽杜今延津之
北白馬山卽景山京兆涇城縣也由是已論之則漕須

二邑咸近楚邱一當其西一當其南皆杜百里之內所謂近郊也思須與漕爲思衛戴文之新尻而非女自衛而來所經邑明甚又呂毛傳千言爲所適國郊爲斷而呂千言所杜今唐山論之則鄭呂汭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亦非何也汭卽贊皇之汭流合泥水杜今柏鄉縣柏鄉杜唐山之北自唐山適衛當南行不北徑柏鄉也呂此定之知汭禰爲女所適國之都而千言爲其郊也

詩序乃錢鏐奄觀銍艾毛傳錢鏐鏐鏐銍穫也說文錢

銚也古田器鋪鋪鱗也鍾上橫木上金華也一曰田器
銚溫器也一曰田器書孔傳銚刈禾穗也漢助諱案詩
意錢鋪銚艾對舉則錢已銚而鋪已艾艾謂刈總而銚
則銚穗耳今時所用已刈總者謂之鎌口有鏃始古之
鋪也鋪蓋已鍾簞之鋪得名言其鏃也方言曰刈鉤江
淮陳楚之閒謂之鋤或謂之鎚白關而西或謂之鉤或
謂之鎌或謂之鏃說文鋤大鎌也从金召聲鎌謂之鋤
張敞說釋名鎌廉也體廉薄也其所刈稍稍取之又似
廉者也呂上諸書所言悉是詩之鋪也鎌古鑣字說文

銓穫禾短鎌也釋名銓穫黍鐵也銓銓嚙斷穗聲也案
銓用弓銓是器弓用名銓之爲器殆卽鉞矣詩疏引世
本垂作鉞宋仲子曰鉞刈也國語注刈鎌也今銓有二
器一小鎌無缺小兒用弓拾穗而穫黍稷亦用之說文
所言之短鎌也一弓鐵爲圓戴之于手而安橫刃其用
則同釋名所謂穫黍鐵也鉞鉞古蓋通畝之字今世所
用侶鎌之器復有二一刈茅艸者侶鎌而大無缺與小
兒之銓相類但形有大小耳說文鉞大鎌也卽此俗名
茅鎌小兒之銓與之類故亦名鉞鉞卽鉞也一刈薪者

倡茅鎌直而厚俗謂之鉤刀也毛傳之鑄釋文謂卽鑄
恐非

姜嫄后稷事有三義毛傳及馬王爲一義列子史記列
女傳鄭箋又一義春秋元命苞姜嫄游閼宮及爾雅舍
人注呂敏爲晦又一義據毛馬王三家之說證之呂史
記及莽而生后稷之語知詩言彌月爲過月不遲爲大
遲不爲丕之段借也稷本遺腹子姜嫄于高辛氏帝崩
之月而妊身崩後十二月而生故帝摯魯椽之暗主貪
天位元子旣生心內不安故不曰姜嫄爲康大于禋祀

爲天所右而己爲徒然生子非高辛氏之帝嗣故弃之
迨至靈異顯見但畏天威而不敢殺稷而姜嫄猶嚙指
稷己大歸于邠也蓋事涉嫌疑難自明也毛傳于不寧
釋曰寧也不康釋曰康也者正己反帝摯之意言上帝
非有不寧也非不康祗祀而徒然無父而生子也毛傳
又云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己顯其靈也者謂妊十二
月而生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者謂帝摯咎極坐于
不順天而不明也云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者言姜
嫄己母后之尊不克自明知天右后稷故承天意而聽

摯之弃也疏失毛意不足辨也推鄭箋之意后稷實自
天生弃之者爲其夫也姜嫄既受天敝夫不復御居然
生子故夫弃之事既詭異姜嫄亦無自自明而但信天
既特異已生稷稷必不歿故任其弃已顯靈異迨至靈
異眾見其夫但不殺稷而使姜嫄大歸矣春秋元命苞
曰姜嫄游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又周先姜
嫄履大人迹于扶桑生后稷推種生故稷好農又蒼神
精感姜嫄而生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注蒼神謂枯木
王者也而爾雅舍人注已敏爲晦則畎晦也因之二文

曰通詩意閼宮曰閼宮有恤實實枝枝赫赫姜嫄其德
不同上帝是依言閼宮之地實實枚枚姜嫄况其旁而
植桑于其外高辛氏帝于祭閼宮之後見之知其安靜
不回遂召而幸之曰生后稷也緯云姜嫄游閼宮其地
扶桑者言姜嫄游于閼宮之外而于其地植桑扶亦植
也云履大人迹而生稷者大人卽帝也迹卽武也言從
帝之後與之尻處而生稷焉云周先姜嫄履大人迹于
扶桑而生后稷者言姜嫄從帝于植桑之時而生后稷
也云推種生故稷好農者推種卽植桑也生民曰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晦歆彼介攸止禋祀高辛帝修
闕宮之祀也履帝武晦姜嫄植桑于闕宮之外踐帝迹
于畎晦也歆彼介攸止言帝見而歆嚮之爰求之而與
之同尻也蓋姜嫄本自田閒高辛氏之帝行禋祀之禮
于郊嫄適游至闕宮踐帝之行迹于田晦之閒帝見之
意有所忻遂求之畎而與之尻呂生后稷迨其旣生嫄
尙杜田閒疑帝亦自諱之而后稷弃矣至靈異顯見始
納姜嫄母子于宮中久之乃爲上妃也史記列女傳近
儒曰爲魯詩說或曰韓詩說也緯及舍人說要亦古義

也姜嫄本有邠之女有邠國絕其族流播帝畿故得游
于閭宮姜嫄爲上妃之時帝蓋續其封久之又絕姜嫄
薨帝亦殂落矣故稷續邠封也稷壽殆百餘三義之中
倡古文說長

聲曲均具者謂之歌其嘯也歌歌以詠之我歌且謠是
用作歌作此好歌君子作歌惟以遂歌蓋皆是也言聲
曲均備而可歌也家父作誦言甫作誦誦有曲折可誦
尙未被之管弦也作爲此詩矢詩不多其詩孔碩詩則
但成篇章而未有曲折也那序箋曰樂師失其聲之曲

折由是徹也漢書藝文志有河南陽歌詩七篇河南

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

折七十五篇明古人有詩必有曲折也曲折即樂歌抑揚往復之節

史記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三代世表漢書懿王時王

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曰

靡室靡家玃狁之故豈不日戒玃狁孔棘傳奴是采薇

爲懿王詩之證也鹽鐵論古者無過年之信無踰時之

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厯二期長子不還父母

愁怨妻子詠歎此秋杜采薇所爲作也篇役若此則秋

杜與采薇同作明矣采薇杜旣同作則出車從可知
矣噉據漢書及其曾孫宣王命將出師征伐詩人美其
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匈奴傳又

人表宣王時有南仲則出車實宣王時作也蓋三篇爲
一曲詩人歸美南仲追敘事始故因懿王時之舊曲革
而理之斯始雖杜懿世而聲曲明荀訖爲美篇而非刺
作則宣世也史記戎狄破逐周襄王中國疾之故詩人
歌薄伐是則謂襄王修樂召采薇之三更閒歌耳

易林送我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日夕流連久處詩南山

敝笱載驅三篇皆言齊子解者類已爲文姜嚙文姜當
言齊姜不當言齊子也子者諸侯未除喪之稱齊子襄
公也齊僖卒于魯桓公十四年十二月葬于十五年四
月至十七年正二月方除喪五五期十五年五月公會齊
侯于艾十七年正月公會齊侯于黃皆杜齊襄未除喪
限內襄通文姜當卽杜此二年之內故十八年正月公
遂及夫人如齊綜詩辭及易林語疑黃艾二會齊侯過
魯文姜送之因與通于蕩道耳南山言齊侯之自蕩道
歸而文姜送之也別而反反而從果何爲邪敝笱言齊

侯自會歸國何與魯事而魯侯之使爲齊扈從乃如雲
如水何哉載驅言齊侯之至蕩道不過日夕聞卽當發
去而乃敖游不已使彭彭儻儻之士久暴于外何哉送
我季女至于蕩道我日齊侯也送我季女言送齊侯之
季女卽文姜也

風之曰國別別曰聲耳聲之所由別別曰土耳天下之

人人人能爲詩也

謂風詩若雅頌則不能者多

嚙能有其詞義而不

能有其聲曲必采之于閭巷會之于方岳之國而曰五
音六律七始出內之而其聲曲乃明唐虞之詩族曰爲

八卽風呂國別之始蓋分四方而爲八立八審詩之官
呂出內之也漢之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始師其意西周之制成王未制禮樂之詩立一周南焉
杜于洛陽呂總豫州立一召南焉杜于召陵呂總荊州
立一豳焉杜于豳國呂總雒州尙是文王爲西伯時之
舊制也旣制禮樂呂後則有二南一東一北一西如呂
氏春秋篇所陳蓋西呂總雒北總并冀豳東總沔青揚
而周南仍爲豫州召南仍爲荊州也至于夷厲呂降地
多陷沒樂府亦隨而喪亡失度東周始用商季審詩舊

法曰邶鄘衛王鄭爲中州地軸齊曹兖東魏唐兖北秦
兖西陳檜兖南緯所敝祇此十二國無二南豳是其制
己

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
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大戴記七篇商齊可
歌也齊當作晉左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又爲之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遺民者謂作詩之人乃陶唐之後裔與文武
之舊族能識陶唐與先王之舊聲者也若是則晉人能

識陶唐氏之舊審矣陶唐卽五帝也宋人修其先世之樂今見有商頌五篇宋亦僞商則商人能識商之舊又審矣商卽三王也古人綴文或順或逆記文先言三王後言五帝傳寫者不審妄逆之耳齊晉之字形近相亂如孟氏易晉卦爲齊卦公羊傳齊孿施爲晉孿施皆其明證此亦同之也曰詩之篇次攷之蟋蟀與山樞二詩皆晉僖詩也晉僖之詩唐風之本始蓋依陶唐遺聲而作者也故謂之唐詩序曰此晉也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殆得詩之本意商

晉七篇可歌蓋商頌五篇而唐風二篇也

詩之篇次二雅及幽西漢已有剛說衛敬仲爲毛學已
首尾相次爲序故詩莪之下次呂六月則康至厲無小
雅抑詩厠版蕩桑柔之間則爲刺厲王伐柯杜陂斧之
後一例爲美周公又已爲雅絕于幽故無平王之雅王
起于平故無厲宣之風此古文說也然倡非毛之舊若
三家則已錯綜參伍爲序而雅至于平風漸于厲故鼓
鍾爲昭王之詩

緯書皆今文說也

可厠于宣平幽厲之後節南

山之

韋昭說詩疏引

何人斯

宋均說見世本亦出三家

爲平王之詩可

廟于昭王之詩抑爲武公九十之戒可廟于厲王之中
伐柯爲美大王之作可廟于美周公之下此今文說也
毛意伯亦有同者釋公孫爲陶公之孫是已若國風則古文亦不曰
首尾爲序故清人刺文而尻刺忽之詩載馳嘒戴而尻
美文之後蓋與今文同也綜究其義詩序出于卜氏而
毛公修之尙不失舊敬仲刪世次及平無雅厲無風之
說曰汨亂舊經任意增損序文故今之序文不可依用
也

或謂三家篇次大異毛詩嘒曰詩正義言韓詩十月之

次及服子慎之言二雅正變蔡伯喈之言周頌次第觀之侶亦無大異也

伯喈言周頌次第見獨斷

齊詩先采蘋後草蟲三

家都人士無首章其異者庶庶耳

首尾相銜一見而知者謂之序參伍錯綜尋之而可見思之而可通各有定處而不可亂者謂之所詩之篇次所也而非序也故論語曰各得其所不曰各得其序已此思之敬仲侶未見及于此

一曲之中其篇有第一聲之中其曲有第首尾相銜已苟具于樂中詩與樂表裏故彼有其序此瞰其所故必

樂正而後雅頌得其所也今則樂經已崩而其曲之有

明文可攷者關雎三關雎葛覃卷耳鵲巢三鵲巢采蘋采蘩鹿鳴三鹿鳴

四皇南陔三華南陔白華華黍魚麗六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魚

見于儀禮文王三文王大肆夏三焚過渠我將皆見左

氏內外傳天保三伐木天保常棣采芑三有圖說鴻雁三無羊

三祈父五皆同畧見于汜麻樞可推而知信南山三南

山三山有扶蘇三童山有扶蘇言狂且狡則已其辭之同

而相屬推知之潛武六呂其篇之命名皆一字謂潛武

也般又呂左傳證之可知行葦三行葦既醉鳧鷖載芡三載芡良

也

篤公劉三篤公劉洞清廟三清廟維天那三那烈祖皆

孤聚一處而其文事相連續故知之其餘亦多可推

詩之命篇凡有七例摘首句一也關雎葛覃卷耳樛木

汝墳麟趾杜周南者十鵲巢采繁草蟲采蘋甘棠行露

羔羊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穠矣

杜召南若十三相舟緣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

雉苑有苦菜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

新臺二子乘舟鄆十九相舟牆有茨君子偕老鵲之奔

奔定之方中鵲鳴相鼠下旄載馳杜鰲者九淇奥考槃

頤人氓竹竿吳蘭河廣伯兮有孤木瓜衛十黍離君子

于役君子陽陽之水中有推兔爰葛藟采芣苢大車

正中有麻王十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

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薜荔兮狡童褻

褻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

溱洧鄭二十一雞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暉南山出

田臨令敵符載驕倚嗟齊十一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隄
 車鄰驕驕杜羔裘鵠羽無衣有袂之杜葛生采芣唐十二
 九東門之粉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
 月出株林澤陂杜陳者九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檜
 四蜉蝣候人鳴鳩下泉曹四七月鷗鷖東山破斧伐柯
 九戩狼跋踰七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
 薇出車秋杜魚麗鹿鳴之什十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
 蕭湛露彫弓菁菁者莪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南有嘉魚
 之什十鴈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
 斯千無羊鴻雁之什十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
 宛小弁何人斯壯節南山之什者七谷風蓼莪四月北
 山無將大車小車明鼓鐘楚茨信南山杜谷風之什者九
 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類奔車擊青
 蠅賓之初筵甫田之什十魚藻采芣角弓苑柳都人士
 采綠黍苗隰桑白華絲蠻瓠葉漸漸之石茗之華何草
 不黃魚藻之什十四文王大明縣棫樸旱麓思齊皇矣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文王之什十生民行葦既醉覺驚
 假樂公劉洞酌卷阿民勞版生民之什十蕩柳桑柔雲
 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瞻仰召旻杜蕩之什者十清廟
 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
 思文清廟之什十臣工噫嘻振鷺豐年有瞽離載見有
 客武王臣工之什者九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載芟良耜
 絲衣杜閔予小子之什者六駟有駟泮水閔宮魯頌四
 那烈祖玄鳥殷武杜商頌者四共二百八十八其言大
 小氏加摘篇中二也漢廣騶虞桑中權輿宛丘巧言大
 者兩見者兩見
 見加小三也小旻小宛小弁加大四也大叔于田加氏
 五也韓奕召官之異號六也巷伯常別立名七也雨無
 資般凡四潛武桓應亦別立名偶與篇中字會非取篇中字
 宜從弟七例雨無正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杜篇首或者疑其章句不齊則有說蓋詩之本文是雨
無其極傷我稼穡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無浩浩昊天不
駿其德二句而毛詩舊本則爲雨無其正傷我稼穡降
喪饑饉斬伐四國故曰雨無正名篇仍取篇首字之通
例一本作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則
今本是也傳韓詩者書其正文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于
上而增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于下久之不審皆入正文
故多二句書之曷其奈何弗敬孟子之否不然其弊皆
同傳毛詩者直遺雨無其正傷我稼穡二語塵傳浩浩

昊天二語故題篇不與詩應由是言之則雨無正宜入

第一例常武之常卽尙書尙食尙衣之尙掌也掌武蓋

司馬之異號猶之內小臣而侮巷伯焉二篇宜爲一例

計第一例凡二百八十八出武加第二例凡九出潛弟

三例凡五卽壯弟一弟第四例凡二同弟第五例凡二

同弟第六例凡二弟七例凡六出雨無正

墨子文王舉閔天大顛于豈綱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左

傳世之治也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

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

惠以帝政跋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
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
之此二書之言儒者多疑其與經不詒漢勛謂舍是竟
無曰釋免置矣丁丁當如字丁當也丁丁當而又當也
言無不當武者健惠猶衛風之言偁今非僅與文對堪
將帥之偁免置者非徒曰獲免欲除田害也故必當于

兔往來之徑九達之虺非兔之所至空設而不用也林中可曰多獲兔而非爲民除害此皆設置者之所不願也故乘剛健之惠者曰之爲卿外曰帥師御亂內曰和鄰息民治百官則是扞城之職用當其才爲所甚願文王之舉閔天大顛列之四友之中蓋如是也乃曰如此之賢一則投閒置械位之客卿而不與家國事是何異設置于九達之虺哉一則但取其勇曰爲偏裨扈從之用雖可曰畧地攻城而不展其治才又何異于設置林中但多獲兔何益于民宜乎二賢之高蹈遠舉而躬爲

田閒小吏于仁人之邦也此歎二賢之初不得所遇文
王始盡其才美文王之善用材也如是則經與二書之
言如出一徹無少齟齬此古義之可貴者若曰爲三章
皆歎其賢則九達之喻不明一也桵之丁丁與施于設
辭不同而解無分別二也干城好仇腹心無次敘三也
故舍左墨二家之言無已釋免置矣

漢書翼奉傳周十月斗建于酉朔又直而幽王本嗣位
于耶孟之際適當耶酉而日月告訕其咎尤甚故卒致
東遷改政焉後漢書郎顗傳陽嘉二年顗上封事曰漢

興呂來三百三十九歲于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
杜戊仲十年臣呂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注基當作基
其法呂三十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戌
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孟率十年一遯
故謂之三基孔眾仲曰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
三年甲子爲戊仲之始嵇三十年而永元六年入酉仲
又嵇三十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嵇三十年而建武
十年入未仲又嵇三十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
又嵇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嵇

五十年而得周亡之歲在西季二年乙巳漢勛謹案又上推之幽王元年庚申凡五百二十六年其年實當辰孟六年奉傳云耶孟疑涉荷後二耶字而譌

自土沮漆臧玉林段若膺據水經注漢書注引改作土漆沮漢勛曰爲非也縣首章凡六句荷三句一三之臧漆叶後三句五六穴室叶聲均齟適殊無隔闕若改作土漆沮呂沮與父叶則首二句臧生非均梗而寔矣若膺改生字之讀亦勞又呂興意微之在末者爲瓜而大近本者爲臧而小土通杜杜地名也近豐鄯沮水名也

在岐漆水名也在幽別有說言據末已循本則瓜之苒實
爲瓟卽今已追昔則自土而苒有沮又其苒有漆此三
句實冒通篇本章後三句言古公未遷已苒則漆也中
七章言古公時事則沮也末章言文王事則杜也漢書
注引齊詩正作自土沮漆蓋此詩之崔本毛傳云土居
也不如齊說長酈顏所引涉經傳中言漆沮者多而誤
到非經之本文如是

魯語懷和爲每懷毛詩傳每懷懷和也定本作每雖懷
和也正義曰毛傳懷和是用外傳爲義又曰如鄭意則

傳本無每雖二字又曰蓋鄭所據本無每雖後人加之也漢勛謂仲達所說是已但謂本無每雖二字則未盡也蓋本作每懷懷和也王子雖改上懷字爲雖字耳據此則二傳訓每爲和也每與某通某酸果所已和故訓每爲和毛傳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及成于六惠也臧玉林謂五者卽內傳之五善咨詢度諏謀也六惠卽外傳之六惠諏謀度詢咨周是也漢勛謂中和卽每也內傳咨事爲諏外傳咨才爲諏事讀士咨士卽咨才也咨才咨使者所當用之僚屬也咨事咨所宜行

之事也

咨難即咨事故
毛傳合言之

咨義即咨儀咨所宜行之儀文

也

咨禮即
咨儀

咨親咨所當親信之副介也

毛傳親戚之謀
為詢者戚近也

親戚亦言親近也親近之謀謂
謀所當親近之人也三傳意同

訪于善為咨于猶之也

王伯申釋詞于猶之也引左傳
必咨于周周忠信也臧

必于不暇唯祭于恨為微是已

玉林曰為咨于忠信之人則已必忠信可知故周亦列

于六惠

潛夫論班祿篇云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

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

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奢
夸廓無紀極也漢勛謹案今詩臨下以赫作有赫惟此
四國作維彼憎其式惡作式廓而惟作維指作者晷晷作
眷又其小異者第曰潛夫論本文攷之惟此仍當作惟
彼式惡仍當作式廓一曰乃用奢夸廓人一曰疾奢夸
廓其仍作廓明矣奢夸者爲廓人今世俗尙有廓人之
語其由來久矣傳曰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殆言
二國所用之大位所行之大政皆非箋曰憎其所用爲

惡者浸大也殆言一國所用之人爲惡浸大訓此語咸
異于潛夫潛夫所舉殆三家詩說也論更求民之瘼聖
人語不順殆是更求知民瘼之聖人到奪而如此

邊議篇云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
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予敵殺主上之民以餒
羌漢助謹案如潛夫此言則北山亦主于邊患也北山
與南山相對者殆是雒州之北山此北山對東國南國
殆幽并之北山也或慘以劬勞與今詩作或慘慘劬勞
異

潛夫論言四岳之後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
故詩云亶亶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校
召今詩薦爲纘序爲謝爲爲是殆三家之本謂序山在
南陽宛殆據春秋初之申召說申伯所封耳

左氏傳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
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
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注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
樹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大雅言文王
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疏劉炫曰度其本謂思所立之

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毛詩本支百世傳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案詩作支傳作枝文異義一也本之不枝謂本不能榮其枝也非枝持之義傳意曰黔牟爲本曰其兄弟爲末言當宣公之末黔牟弟弟皆弱也與詩意正詒衷善也世子當廢或絕而別擇善者立之謂之立衷或曰傳意曰母族爲本曰子爲支詩意謂適爲本謂庶爲支所指雖異要曰本楸

而枝幹爲義致之史記黔牟始昭伯之弟而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又黔牟之弟邶風所謂七子
也其母爲宣公之元妃先紉而後出故無母氏之寵先
君之患彊臣之援黔牟謚宣姜呂夫人之禮謚昭伯己
世子之禮不知鳥獸之行當絕過而之仁不協于義故
無度量無知謀無治術若是則劉氏之言信矣噉史記
之文顯與傳異此處亦不合傳意言雖辨而實非也
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
之注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何城如之言

城不如固宗子毛詩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傳懷和也箋
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
免于難案鄭杜二釋咸未盡經及春秋傳之義經云价
人維藩謂卿士掌軍事者箋語蓋軍將也周禮所云軍將
皆命卿是已大率王六軍大國凡二伯二各三軍次國凡
八十侯內除二伯爲元各二軍小國十八各一軍州有
故十八而子侯狂大國故止八也大凡四十六軍軍將皆天子六命之卿大
男之國不與師爲垣者謂邊方有事召上將兼領數軍位三公故箋
曰大師三公也非大師大傅大保之大師常武曰王命

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卽此大
師矣大師卽大帥師帥古字通漢碑尙嚙宣王時南仲
爲大帥賜號皇父武王之世大公爲大帥賜號尙父其
禮數一也大邦維屏謂九州之牧大宗維翰謂邊方六
州之牧正西維正南荆東南揚正東青東北幽
正北并職方咸呂方位言之近邊者也兼領戎
蠻閩夷貉狄之族者也離領五戎荆領八蠻左右各四
揚領七閩青領四夷幽領九貉并領六狄皆款塞之宗
也牧爲一類之大宗而天子爲天下之大宗故大宗曰
邊六州之牧也懷德維寧言五戎六狄九貉四夷七閩

八蠻之君長懷和王公之惠而款塞者命之爲寧言安
化之人也宗子維城者言一類之中爲其宗主者記曰
蠻夷雖大曰子是已此詩義也晉之築蒲屈所曰御赤
白二狄故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又曰狄之廣莫于晉
爲都二都之御狄方于盛世款塞之寧城故士爲引版
詩而釋之謂獻公當自脩惠使狄人懷和而自款墉又
固其宗子則狄自服矣有何城能如此壯疆也此傳意
也如是則經傳無異趣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荀息有焉注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于白圭毛
詩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傳玷缺也
箋斯此也玉之缺尙可磨鑑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
反覆之案鄭杜所釋是已尙有未盡傳云荀息有焉是
贊其善非貶其惡言玉缺尙可礪也言矣而不能行是
爲言缺言缺不可治矣荀息言之能踐之是不缺其言
者此傳意也

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

也注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
法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
則毛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
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又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箋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少矣其
不爲人所法案箋不信當作不失信識謂人已爲善而
識其舊惡知謂人方爲善而逆億其有它心僭不信也
人善已箸尙不信其心賊毀也人善未遂而毀敗之好
好己黨惡惡非己之黨忌忌人之成善克敗人之方善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言無論己黨人黨苟有成
善必不忌之苟有方善必不貶之如是者豈有不爲法
于人者也

讀書偶識四

鄒叔子遺書之一

新化鄒漢勛叔績

詩大序先儒皆曰爲子夏作朱子疑國史之語謹案古無文士之目善筆墨者悉號之爲史論語文勝質則史是也則國史猶言國中文士余何必致疑哉又知書者亦謂之史家語宓子賤請史四人以自隨書輒掣其肘周官經每官下有史數人皆知書者也

詩亦多是史官所作序言史克作魯頌大戴禮記投壺篇記雅聲間歌三篇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諷史宓

咸呂作者之名名篇如巷伯召公之類

南方之原毛公曰爲陳大夫原氏朱子曰爲南方之原
野謹案此章差與麻娑韻原不入韻古人用韻與文藝
相赴朱解不與韻協毛義較長意其時書籍猶多必有
所據

方秉蘭兮毛傳蘭蘭也陸氏釋文引韓詩蘭蓮也有蒲
與蘭毛傳蘭也鄭箋蘭當作蓮蓮芙蕖實也疏述鄭義
以上皆言蒲荷則此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艸且蘭
是陸艸故知蘭當爲蓮謹案如韓詩說不煩改字韓義

較長

毛傳後畝曰重先畝曰穆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穆之字
禾邊作童是種𦰩之字陸德明曰今人亂之已久謹案
今有一種晚畝稻長芒山中人呼爲童蓋仍譌也穆說
文本作桂今陸地之稻名乾禾先諸稻畝此二種味皆
厚

豳風八月其穫謂穫稻也十月穫稻者蒙下文謂十月
已所穫稻爲酒疏謂豳地晚寒遲中國二月謹案九月
霜降禾不能畝縱遲至十月無益也收禾之候早者六

月極晚不過霜降幽地雖晚亦九月肅霜則十月穫稻無此理也

爾雅星紀斗牽牛也又河鼓謂之牽牛毛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或名爲何鼓或名爲牽牛謹案牽牛六星牽牛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凡三星別有旗則牽牛河鼓旗本是三坐爾雅謂河鼓爲牽牛未然謂旗爲牽牛天桴在其中則牽牛也河鼓也旗也天桴也四者又統名牽牛蓋二旗偁牛腹河鼓偁牛脊天桴偁牛肩牽牛偁牛頭所已統名

牽牛也未然又謂旗一名何鼓者呂旗在鼓旁本是一類故統名之也若嚙則天桴亦當統于何鼓桴所呂擊鼓也今旗凡十八星與未然所說不同古今數之各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出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明星煌煌毛公無傳鄭箋但曰爲大星爾雅明星謂之启明郭注大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大白詩疏引孫炎爾雅注明星大白也旦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大白孔仲達曰啟明是大白矣長庚不知何星也或

一星出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謹案史記
天官書大白出東方庫近日曰明星高遠日曰大囂出
西方庫近日曰大白高遠日曰大相續漢志金水承陽
曰斯證之則启明卽大白長庚當是晨星也張揖廣雅
謂長庚爲大白启明爲晨星與爾雅不詒非

豳風八月萑葦七月鳴鵙八月蟋蟀在宇郊特牲十二
月蜡祭皆夏正月令仲夏鵙始鳴季夏納蒲葦蟋蟀居
壁孟冬臘先祖五祀呂氏春秋居壁作居宇亦在季夏
率差二月蓋月令本周公之書遵呂氏潤色多所更改

誤曰詩及記所言爲周正故遂之也季夏蒲葦未成無可納之理足見其謬

唐棣俗名桃李萼樹小于桃萼似桃復似李故名何彼穠矣疏華如桃李者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若是則俗名亦有所自爾雅唐棣移郭注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謹案移棣鬱莢四者皆似李而小不得獨謂移似白楊楊萼不似桃李曰夫移釋移景純之誤

毛詩疏引劉楨毛詩義問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艸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

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則與棣相類
故云棣屬毛詩疏莫襲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余晉宮閣
名云藝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株車
下李卽鬱莫李卽莫二者相類而同時畝故言鬱莫也
陸氏詩疏棣與李也一名崔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
有其藝或白或黃赤六月中畝大如李子可食又許慎
曰棣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
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
李而小五月始畝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爾雅常棣

楸郭注今關西有楸樹子如櫻桃可食謹案移楸鬱莫
四者相類而別種唐楸今名桃李萼卽陸疏之赤楸也
常楸今名貴妃李樹如小李春中間萼一蒂數萼累累
滿枝美豔可說噉不籍實鬱今之珍珠李高不過二三
尺亦一蒂數萼箸萼滿枝實小如衣上金紐郭陸二家
所云子如櫻桃者是也莫乃今之郁李仁中入藥用
詩往城于方毛傳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朔方北方也
侵鎬及方鄭箋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謹案詩有方叔
方國之君也采芑疏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

言言一
彙是金路或方叔爲同姓潛夫論方國姬姓則方爲同
姓明矣

鄭謂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疏引服虔說謂文王至鳧
鷖爲正大雅論衡謂嘉樂爲宣王之詩與服氏之言合
蓋齊魯韓三家之說也節南山疏韋昭謂爲平王時作
朱子之意亦如此故注尹氏引公羊譏世卿之語篇末
引家父求車之事而謂序之時世不可信正月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雨無正宗周旣滅朱子之意皆已爲東遷
後之詩勛謂彼何人斯所云暴公者卽暴辛公蘇公者

卽蘇成公宋均曰二人爲平王時人則此四詩皆幽王
後詩敬仲意謂東遷無詩故皆歸之刺厲王

伯兮爲王前驅又自伯之東詳其地事當是西周之詩
谷風涇以渭濁詩人歌詠土風亦當是西周之詩或者
先師之意曰王風爲東遷後之詩而出此二篇在邶衛
與韓詩曰黍離爲伯封作則亦西周之詩也

呂氏春秋塗山女使其妾候禹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
風焉世說曰關雎爲周公作則鵲巢蓋召公作也

爾雅倉庚注卽鷦黃也又鷽黃楚雀注卽倉庚又倉庚

鵲黃也注其色鵲黑而黃因以名云又皇黃鳥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毛詩故訓傳黃鳥搏黍也釋文搏音徒端反倉庚離黃也詳爾雅及二家之旨兩處異訓當爲二鳥陸璣疏黃鳥黃鵲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鵲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訊時來杜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訊亦是臈節趨時之鳥也則竟曰爲一矣恐非今有俗名黃道士者一名黃老雅一名黃鸝其爲鳥冬蟄農人于土中得大泥丸破視之中乃黃道士也因

知此鳥冬不見者由蟄故尔夏小正二月倉庚鳴詩倉
庚于飛熠熠其羽黃道士羽明麗可志又曰春鳴卽是
倉庚矣詩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又繇蠻黃鳥傳繇蠻小
鳥兒則黃鳥小而善鳴者也今畫眉近是

爾雅及毛詩傳皆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蠹食
節曰賊陸璣疏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螽蝗也賊似桃李
中蠹蟲頭身長而細尔或說云蠹螽蛄也食苗根爲人
患謹案爾雅疏亦引此文子方作好妨則蟲名也意魯
季于紵葉下得無數小蟲長如胆赤頭白身殆子方也

螟今名水壯自水中穴禾本食上至穗中形如胆白色
禾被蟲悉是蚘矣蠐非蝗乃青蟲也夏秋蒸熱暘雨竝
作卽生此蟲俗謂其雨名蟲雨雨止禾葉葉黏如包包
中生繭蟲壯其中如蠶蛹大成卽食葉葉盡翼生而飛
禾無葉則草而不堅亦食粱粟及豆藿勸農于雨過時
已竿零之蟲生減少蟬乃今之麥子蟲形如麥實故名
食根經季復發蠱好食之去之已馬矢蒿嚙不如乾之
之可絕也賊則今之火滅也小如蠶繞禾節而居有翼
能飛好赴火故名火滅又名銀蟲

螽卽今之蚱蜢稼中常有多或爲災其爲災同蝗食禾穗毒節穗墜壯地噉不若蝗之爲尤毒也凡害稼之蟲莫甚于蝗意兆爲羣日食數十頃無復遺

爾雅毛詩傳皆曰阜螽螽也詩疏引李巡爾雅注蝗子也陸氏詩疏今人謂蝗子爲螽子沈州人謂之螽許慎曰蝗螽也則先儒皆謂蝗螽爲一物勛謂螽卽蚱蜢常有蝗因災乃生是一物無疑

爾雅草螽負蟄毛詩傳草蟲常羊陸氏詩疏草蟲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扑艸茅中謹案此蟲俗名小

續姑大小如蚱蜢羽純青不如蚱蜢猱末有灰黃色秋
聒鳴若噴聲不連續一音一斷陸云奇音者蓋是奇偶
之奇常與蚱蜢交箋言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亦是事
實余目擊之詩人稱此蓋惡之之辭故序曰以禮自防
出車言此謂獫狁動而西戎作也

周南螽斯故訓傳蚣蝮也幽風五月斯螽動股故訓傳
蚣蝮也爾雅蜚螽蚣蝮蜚音斯詩疏引之蚣亦作蚣三
文字雖小異其實一也陸氏釋文許慎楊雄皆以爲春
黍陸璣疏幽州人謂之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

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璚瑀五
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謹案此蟲俗名
山姑又名長蚱蜢身陝長大者長于人中指股亦長但
肉不甚長余執其股則自春春黍春箕之名殆由此是
蟲與蝗蝻皆產子極多余咸目擊之郭注方言謂江東
呼爲蚱蜢上音竹帛反下音猛注爾雅蚣蝻也俗謂之春黍又螻
螻蛄注今俗呼似蚣蝻而細長飛螻作聲爲螻蛄蚱
蜢卽蚱蜢則郭竟曰蜚螻爲蚱蜢曰螻蛄爲今山姑也
非

爾雅螽蟴蟬郭所注非是陸璣釋斯螽曰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璚瑁五月中以兩股作聲聞數十步卽此螽矣俗謂之老蟲蚱蜢老蟲者俗曰目虎其爲螽視羣螽獨大陸言侶蝗而小者據五月時言之成則與蝗等大也是蟲與山姑咸能呂股作聲此蟲聲較雄介色狀悉如陸所說

爾雅土螽蟴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蝶疏江南呼蚱蜢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謹案此蟲今謂之土蚱蜢蚱蜢是羣螽總名又曰嘒稼閒之阜螽疏之名偁與今

不合土蚱蜢色如土而駁小而善跳如疏所說此與螻
螽蟴常羊皆不在稼間

幽風六月莎雞振羽陸璣疏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犴數
重其犴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然作
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謹案莎雞卽絡緯也一名促織俗
名績姑侶蚱蜢而大有純青者有黃褐色者秋菽夜開
鳴余曾捕之羽鳴者也聲聞里許能數十日不飲食飲
必萼閒之露食必瓜豆之萼穹背長肉雄者不鳴雌肥
雄矮雄尾長刺一雌尾短刺三凡蚱蜢皆然也陸言如

蝗侶矣其下所云又頗侶老蟲蚱蜢云或謂之天雞則
廡非詩疏又引爾雅輪天雞及樊郭所說別是一蟲非
莎雞也

蜻蛚亦蝻類也形小于蝻青色杜稼間肉極長長如筆
管日間常許許作聲清細而緩若悉蜚嘖卽王孫也嘖
非促織與蜚矣

爾雅蟋蟀蜚陸玑毛

蚬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黍有角猊一名蜚

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

謂之趨織里語云伊緇鳴嬾婦驚毛詩疏引李巡云蜻

蟹也謹案悉蟹有二種而非蜻蟹趨織也陸言伯蟬者
伯其有股有肉有尾刺能趨尔形則扁扁不正伯蟬也
其杜家者俗名竈雞汚白色好居竈隙及壁縫中少奉
養之已與雞門門則蜚集雞冠上齧之見血是爲蜚勝
若爲雞所得則啄食之亦能鳴聲悉率尔其杜野者色
正黑如郭所說形差大尔居土穴中朱子詩集傳謂斯
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今日驗之不尔

爾雅鞫天雞詩疏引樊光注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
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注又名樗雞謹案是蟲大如

人小指一節黑玃赤頭好食茄菜之葉俗名雞公蟲噉
非莎雞也又藥市中有楞雞形如寒蜚通體皆赤正符
陶宏景本艸注中所說又非此也

召南林有樸楸傳小木疏引爾雅樸楸心某氏曰樸楸
一名斛楸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楸一
名心郭璞注榑楸別名今爾雅作楸樸誤謹案此木今
名之曰斛楸亦楸類也木理堅縝葉大于掌又謂之大
葉楸結實大如中指端有斗冒之召南之意謂樸楸之
實如鹿之內雖微物猶曰白茅純束之況有如玉之女

而可不已禮求乎

爾雅櫟其實棫詩山有苞櫟傳木也疏引孫炎爾雅注
櫟實櫟也有棫巢自裹也陸璣詩疏秦人謂柞櫟爲櫟
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棘木蓼
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曰此爲秦詩
也宜从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詩柞械拔矣箋柞櫟也
疏引陸疏周秦人謂柞爲櫟唐風集于苞栩傳栩杼也
爾雅亦嚙陸璣疏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
爲栩其子爲草或言草斗其殼爲汁可以染草今京洛

及河內多言杼爲櫟杼五方通語也陸氏山有栲疏今之所云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爲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杼今人言爲栲失其聲矣謹案櫟有二種一名橫櫟木理橫戾皮極厚卽陸所云栲櫟也噉非栲矣蓋卽羽杼也一名順櫟木理少順卽柞櫟矣柞卽斗之別稱也

詩柞械拔矣傳于械櫟曰械白桫也箋于此亦曰白桫也爾雅亦噉陸璣疏三蒼說械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桫直理而易破可爲橫車又可爲矛戟矜

今人謂之白楮或曰白栢郭氏爾雅注楛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啖謹案陸所云今白楮也亦櫟類實侶櫟而差小可煨食治之爲腐亦可食木堅重理白又一種赤楮俗名之曰血楮當卽楛矣木理赤有辟紋中作櫟合亦名辟櫟楮詩與杵同言又與樸同言當是一類陸義較長郭所說乃藥物中蕤仁也凡櫟楛櫟櫟楛楛五種皆剛木實有斗自覆櫟楛差小故傳稱小木櫟楛中爲杵爲炭良

山有栲傳山栲爾雅同詩疏引郭璞曰栲似櫟色小白

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柰樹俗語曰樛樛柰相似如一
陸氏詩疏山樛與下田樛畧無異葉似差狹尔吳人以
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柰者似誤陸此後別言柰櫟
文已具上則陸意不曰柰爲山樛也謹案柰俗名報木
音之譌也葉與樛相侶而下白五倍子卽其上蟲窠也
與樛爲二種亦不曰下田與山上爲異郭義較長詩疏
所引俗語當是郭注今注疏本佚之

七月傳樛惡木也謹案是木今名野柰葉亦侶樛有惡
臭無它用中薪尔

禹貢樛榦是樛中作弓榦也今人家園種之唯采稚葉作菹又取葉作油盃食品材但知用作盃槃不知弓爲弓也樛字又作杻椿

鄘風子之清揚傳清視清明也齊風清揚婉兮傳好眉目也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也鄭風清揚婉兮傳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綜傳意是弓清爲目之美揚爲眉之美因弓爲眉目之名也其言眉目之閒者猶言眉間目間謂眉目及眉上目下俱美也非謂目上眉下鄘風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而顏肉豐滿

齊風抑若揚兮傳揚廣揚是傳意曰美眉爲揚眉上廣
美亦爲揚也齊風美目清兮傳目下爲清是美目爲清
目下亦爲清也爾雅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傳同郭注曰
眉眼之間疏引孫炎曰目上平博疏又引鄭風傳以爲
眉下目上亦爲清揚非是目上既有名名不宐更俗清
揚也

爾雅以衣涉水爲厲又繇帶以上爲厲經典釋文引韓
詩至心曰厲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衣涉濡禪也謹案禮
記帶上毋厭脅下毋厭髀當無骨者禪杜帶下故盡濡

也則厲是自眇至心之名詩疏引鄭注論語嚴注左傳
皆云由膝以上爲厲非是

爾雅揭者揭衣也又繇膝以下爲揭詩疏引孫炎爾雅
注揭衣褰裳也則揭褰其裳無所濡也爾雅繇膝以上
爲涉則涉自眇下至剋也涉或濡或不濡詩言浹涉則
濡禪矣外傳魯語苦葉不利于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佩
匏可以渡水謹案今土人多蓄匏云佩之渡水水雖浹
人猶浮也若是則詩之意謂浹涉則已匏不至濡衣浹
于浹涉則濡衣而渡淺于浹涉則揭衣也若灑然之濟

非可涉者也。瀾然之濟不可涉，喻名分極嚴不可已犯。今乃于名分極嚴之中而爲雌雉求牡之聲，喻夷姜已庶母从宣公也。軌車轍極言其淺下，二章乃刺宣公土卽墻字。見說文。毛傳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皆得詩之本意，必有所受不可易。

毛詩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身之屬，又佩有琚瑀所以納聞。天官玉府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

身蟬珠以納其閒玉藻天子佩白玉諸侯山玄大夫水
蒼世子瑜玉士瑤珉又一命再命黜珩三命蔥珩詩方
叔服其命服有瑒蔥珩疏三命至九命皆蔥珩也若是
則珩所曰辨尊卑也天子白玉曰下皆環也杜珩上貫
曰組綬申生佩金玦孔子佩象環皆其屬記曰佩玉有
衝身又曰行則有佩玉之聲然後玉鏘鳴也左徵角右
宮羽則玉曰鳴爲主也玉之所由鳴由衝身觸璜則璜
佩主也詩報之以瓊琚瓊瑤瓊玖又佩玉瓊琚又瓊瑰
玉佩傳瓊玉之美者瑤美玉說文瓊赤玉也玖石之次

王者黑色瑰玫瑰一曰園好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瑤玉之美者若是則瓊與琚瑤玫瑰連言非一物也璜爲佩主詩每言瓊瓊蓋曰爲璜大戴禮記佩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身玼珠曰納其閒琚瑀曰雜之盧景宣注納于衡璜之閒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詳是則琚瑀瑰皆園玉若珠也瑤玖與琚瑰同言亦是其類蓋曰五色玉貫璜系纍纍然琚赤瑀白玖黑古字同聲者諛多同爾雅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鷁是鷁爲青雉也鷁與瑤同从畚得聲則瑤爲青色可知山海經

有珞珞之山珞珞並言碧亦青類也異物志火齊黃色
引見文選注則瑰黃色也木瓜詩僅言琚瑤玖者蓋亦如統
人君五色人臣三色也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焉則木瓜士大夫餽貽之詩也

齊風瓊華瓊瑩瓊英傳曰爲佩箋曰爲瓊傳說三章爲
三人箋說三章爲一人朱子亦曰爲一人謹案一人不
宐有三瓊爾雅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
說文瑩玉色瑛玉光也若是則瓊爲赤玉華英榮俗艸
木之名曰狀玉之光色澤也箋統人君五色臣則三色

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青統之青黃統之黃朱子旣用一人之說則必取此

春秋外傳晉語籛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毛傳取之說文鼃先鼃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先先鼃或从酋作鼃又鼃鼃鼃詹諸也詩曰得此鼃鼃言其行鼃鼃方言簞其麤者謂之籛條爾雅籛條口柔戚施而柔詩疏引李巡曰籛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鄭箋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

也謹案爾雅主釋詩文當从其義蓋宣公取子婦必有如費無極者愆恤之毒二章刺宣公之臣謂臣事君但求安順尔汝乃口柔不少不絕哉末章刺宣公言君求臣安順面柔之人卽至矣故爲君者當好骨鯁也不能順不能叩二疾不可兼詩雖段託言之期于理通籛條戚施之義起于麤簞詹諸次偕爲疾次偕爲口柔面柔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左氏春秋王及公侯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謂之周行杜氏注周徧也則周行猶言眾官也懷人目文王寘彼周行言爲紂三公也鹿鳴示我

周行市之居官之道也大東行彼周行行幣于公卿也
毛傳鄭箋咸曰周爲代名不如杜義之通

詩不出正兮傳二尺曰正疏引鄭眾馬融周官經注皆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疏又引王肅
曰爾雅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正方二尺也正中者謂之槩槩方六寸也槩則質也舊
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宐从之謹案此小
爾雅文非爾雅也鄉射記鄉侯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
寸以爲侯中或工記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鄉侯言侯方十尺者據鄉侯也其實道九十弓者丈
八尺七十弓者丈四尺五十弓者乃一丈也四尺曰鵠
亦據鄉侯取成數言之其實三分取一侯丈八尺者鵠
六尺侯丈四尺者鵠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侯丈者鵠
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質當如小爾雅所說亦據鄉侯
舉成數言之其實則六寸三分寸之二正二尺者鄉侯
之正也亦曰二正質外有二采也鵠四尺六寸三分寸
之二質外有三采采六寸三分寸之二亦曰三正也鵠
六尺者質外四采采六寸三分寸之二據質中凡五采

亦曰五正推孔毛馬鄭王之義當如此伯長于後鄭宐
从之

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燕禮若射如鄉射
儀攷工記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則鄉射所言卽獸侯亦
卽鄉射所用也鄭謂鄉射不用此侯又不曰質爲正中
者非大畧獸侯中布鵠鵠外曰獸皮爲之布侯乃悉用
布虎豹鹿豕皆畫于鵠外

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供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
侯道大侯九十糝七十豭五十鄭目錄大射者諸侯將
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于祭
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司裘注大射者爲祭祀射攷工
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則司裘大射儀皆皮侯也
謹案皮侯當是弓皮爲全侯別弓布爲鵠射則棲之也
設亦棲鄭謂侯爲布鵠爲皮侶非射人王三侯五正諸
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豭侯二正注此皆與
賓射于朝之禮也助謂卽大射之皮侯也鄭意弓皮侯

中無正故釋爲賓射

破工記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勛謂此賓射之侯當已
布爲全侯鵠外已五采畫雲氣凡侯三種皆鵠中正正
中質五正則白質赤次之黑次之黃次之青次之三正
則赤質黑次之黃次之青次之二正則丹質黑次之黃
次之

魚網之設鴻則之離離與施韵彼譖人者投畀虎豺豺
與謀韵今文皆到所當是正戴震東原正雜佩以贈之
之賄爲貽錢大昕曉徵正其文炳也之炳爲彫皆至雀

不遑演于古晉者自知之

說文縹帛蒼艾色从糸界聲詩曰縹衣縹巾未嫁女所

服卽縹字故楚金新埵縹字于下曰爲重文謹案古者

婦人不冠而巾則未嫁女縹巾絞衣也

絞衣說見三卷

詩之縹

非色乃帛名下文縹衣茹蘆縹衣染茹蘆色故知是帛

名

說文紕白鮮衣兒从糸不聲詩曰素衣其紕謹案如叔

重說則此詩之弁乃皮弁也皮弁祭蠡見于禮記則王

之羣小祀不盡元冕也臘先祖五祀杜祭蠡之時蓋同

蟠祭服皮弁也此詩自堂徂基謂中霤戶曰至門竈井
堂統中霤戶基統門竈井也白虎通義戶曰羊竈曰
中霤戶牛門曰犬井曰豕則自羊徂牛者臘五祀之牲
也

顧命四人綦弁鴈鳩其弁伊騏則爵弁韋弁皮弁冠弁
之外又有蒼艾色之弁也玉藻記麤裘青紵褻絞衣以
裼之未嫁女綦巾絞衣則此絞衣亦綦弁之服也

爵卽緇記曰狐青裘豹褻玄綃衣以裼之卽是爵弁之
服爵弁有二一伯冕無旒士之服記曰士弁而祭于公

是也一無覆但曰爵色韋爲之顧命二人崔弁傳崔弁
韋弁是也二者皆元衣倡冕者曰擬冕服乃絲衣非綃
衣也

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士不衣狐白又士不衣
織織謂錦也詩錦衣狐裘其君也哉謹案錦當是素錦
皮弁之服也士不得衣錦當用縞衣何曰知之玉藻朝
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
後服之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朝服本用十五升
白布說見九卷縞卽是皮弁之衣惟卒朔而視朝易弁而冠

詩集傳卷四
衣仍其舊則可用縞故孔子言卒朔然後服之若皮弁服必曰布則禮服無復有縞矣孔子何容有是言哉此足知皮弁服之曰縞也且綃縞貴賤同綦弁服曰綃則皮弁曰縞亦宜

記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周官經凡田冠弁服謹案古者田尚黑軍尚赤羔裘豹飾卽冠弁之服也冠弁者弁制而冠色也

記狐裘黃衣以裼之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黃冠亦當爲黃冠弁

記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左氏春秋紫衣狐裘亦君服
謹案齊桓已紫亂朱紫衣卽朱衣也記所言錦衣乃朱
錦狐卽赤狐詩曰莫赤匪狐此則韋弁之服也非諸侯
不得用朱錦大夫當已朱素若朱綃魯詩素衣朱綃是
矣古者弁服有六如漢之有五時朝服矣玉藻衣正色
裳間色謂六弁之服各已其間色爲裳也

士不衣錦其妻應同士昏禮經女純衣饋食禮經主婦
宵衣純宵皆賤于錦則不得衣錦明矣鄭風丰箋已錦
爲庶人妻服伯非顧人莊姜衣錦則丰所言非諸侯則

大夫女也箋曰侯巷侯堂爲親迎不將不送爲不从鄭俗之亂大人女亦留其所私不从壻迎何異于桑中哉白虎通義相鼠妻諫夫之詩也諫雖切直欲其夫死非溫厚之旨蓋惡非禮之人而願已死也

韓詩外傳顏回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夫子曰回之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詳其意當謂人雖無良我不可不己爲兄也意甚婉說詩者當用之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韓詩外傳

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之爲人上也小宛蓋文王之舊詩而幽王時人增損其聲辭呂箸之樂官者季札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先王目文王蓋謂作詩之人猶有能識文王之遺聲者耳當謂此詩

狐性多疑久堅狐渡則可渡車馬有狐緩緩在彼淇梁久初堅而狐未渡也在彼淇厲平時履石渡水処狐在之久益堅矣在彼淇側狐渡久久堅而寒壯矣寒壯不可無衣裳故爲上者惠之韓詩外傳管者聖王不出戶

而知天下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
衣食也夫四體不掙則尠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
先王憇天下之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
子無常意蓋如此

毛傳雄雉見雌雉飛鼓其翼泄泄然謹案依傳釋詩文
大不順下傳文鳴雌雉聲則雌雉多求雄者此傳當云
雌雉見雄雉飛鼓其翼泄泄然于經文乃順蓋轉寫互
誤

江有汜其嘯也歌箋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謹案

如鄭說此詩當爲嫡慰嬖之作經所言之歌卽目此詩之子代嬖謂己我代嬖我也詩文側多如此若曰爲嬖作反無謂

韓詩外傳賢者敝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則靜女賢者之所作也左氏春秋苟有可加于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靜女曰靜女其姝干旄曰彼姝者子二詩皆曰美色比賢者左氏意謂美色邪也彤管何以告之詩人取曰見意者也則左氏與韓詩詒許慎五經異

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
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乃至高
之處詩首章言賢者之高無由企次章言賢者詒曰古
法三章言賢者誨之使絜焉夫姪女奚取夫靜與高奚
取夫古與絜卽經文繹之足見其爲寓辭況又左氏韓
氏二傳爲之徵哉

千旄求賢之詩也毛義自長但良馬四五六之訓无迂
鄭頗順然不若程子良馬爲贈爲優素絲則衣也紕卽
縞冠素紕率下辟之紕組已組緣衣也祝則連屬之謂

言連衽袂也周頌絲衣其紕說文引作素衣明有素絲衣也

詩絲衣黃裳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則古婦人自殊衣裳也鄭云不殊侶不可从士昏禮女純衣纁袼小爾雅蔽膝謂之袼釋文韠蔽也婦人蔽膝亦如之則婦人又有蔽袼也

士昏禮女純衣加景女從者袵玄被頌詩衣錦娶衣說文娶纁也詩曰衣錦娶衣示反古纁臬屬从衤炎省詩曰衣錦纁衣中庸衣錦尙絰惡其文之著也詩嗟兮嗟

兮其之展也蒙彼綳綈是繼袷也說文袷無色也詩曰
是繼袷也謹案諸文皆言婦人上服無色卽惡文著反
古之意釋名婦人上服曰袷其下屺者上廣下狹如刀
圭也方言袒飾謂之直袷注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袷
也儀禮注景之制蓋如明衣疏旣夕禮曰明衣裳用布
袷屬幅長下膝皆是黼若綈爲之色蓋赤

詩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說文璫玉色鮮白釋名襢衣襢
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期褻白無疑矣毛傳褻衣丹
紵衣說文同詩有茹蘆之衣則褻衣又有丹色者詩有

綠衣禮有珍元若是則婦人亦有黃鞠白褰黑褖丹衣

絲元六色如男子之六弁服也古者無青衣豈已為賤

者之服漢晉皆然周無明文而已綠易之與

列女傳芣苢詩蔡人妻宋人女所作樛木毛氏傳南南

土也箋南土謂荆揚之域漢廣詩江漢竝舉其人當處

江漢之會汝墳詩汝旁人所作漢書大史公西滯周南

如滄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已

東皆周南之地也謹案周南自陝已東河南汝潁之間

江漢之會揚州之地皆是或謂二南文王之詩其時周

言事作證四
召未爲二伯不宣呂陝東爲周南勛謂文王三分有二
二卿分主東西雖非二伯亦猶春秋晉卻犇主東方諸
侯之比如張之義不可非也

列女傳行露申人女作申人女許嫁于鄆草蟲毛傳南
山周南山卽終南山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江有汜汜
汜皆在江陵則召南之地自陝呂西離州南山之陽梁
州豫州丹清之閒荊州郢都呂西皆是

蝦蟇蓋刺人之爲鳥獸行者首二章責其女未章責男
子也遠父母兄弟者曲禮記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是也